

心悦之，诚评之。文学、书画、摄影、音乐……诚邀您一起聊经典，谈创作，评作品。

欢迎您的来稿

投稿邮箱：
wanbaofukan@163.com
请在主题标注“心悦诚评”。



潍坊晚报

2025年5月29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张媛媛

编辑：马莎莎

美编：王蓓

校对：曾艳

电影《大风杀》的故事由风而始，由风而终。

戈壁荒漠中矗立着一座没落的边境小镇——忙崖，一场酝酿已久的沙尘暴即将来袭，各股未知的势力交织于此展开了激烈的冲突。变化莫测的“风”之力量，象征着各股势力的缠斗，把忙崖变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在场景、人物相对单一的情况下，制造出了一种恐怖氛围，将忙崖的人和事推向了未知命运。

1995年，全面禁枪政策实施的前一年，一伙悍匪帮助大哥赵北山越狱逃至忙崖，武力封锁小镇，断油、断通信。“悍匪要钱也要命”，小镇仅剩的居民安全遭到了重大威胁，三名派出所民警夏然、左罗、简宁压力重重。同时，匪徒内部各怀鬼胎，对大哥赵北山早前藏匿于此的巨额赃款虎视眈眈。

影视作品中不乏悍匪形象，《大风杀》的特别之处在于，令人闻风丧胆的大哥赵北山登场时“犹抱琵琶半遮面”。由于赵北山越狱时服药过量一直没醒，所以镜头对准了演员的脚部，略显惊悚诡异。直到赵北山突然醒来，仍然是未见其人先看其足，镜头压低，跟随他光着脚在美食城大厅走来走去，用他的走姿和步伐，渲染出一个与众不同的悍匪形象。

赵北山为了搞钱不择手段，积攒了百万财富。他手无寸铁，善于操控人心，喜怒无常，给人沉重的压迫感，周围的人都非常害怕他。但无论何时何地，总有一群拥趸围在他的身边，即使不断有人背叛，他依然能控制住新的局面，还能驱使他人斩杀叛徒。赵北山既要钱又要命，最终输给了夏然。

民警夏然这个角色还是没有彻底脱离一般带着精神创伤的幸存者窠臼。他带着严重的精神创伤退伍，总是独来独往，忙崖的局势让他又经历了一遍当年战友牺牲的遭遇，他的任务除了要尽可能地保护群众，还要在新的人生阶段里救赎过去的自己。

忙崖又成了夏然一个人的战场，他的伙伴左罗和简宁牺牲了，这是他不想经历的。夏然从年轻的简宁身上看到了当年的自己，简单清澈，对未来充满理想。他也希望像老民警左罗那样安安稳稳地工作、成家、退休。然而，一切戛然而止，夏然的希望又一次破灭了，他不能心安理得地活下去，他克制内敛又果敢勇猛，一直艰难地与赵北山团伙周旋。

影片重点呈现了正邪双方的斗争，架势做得比较足，主要角色不仅有故事还有宿命感。夏然这个角色的新意在于，影片没有把忙崖的危机完全当作他完成个人成长的升级之路，

身上的警服束缚着他，他不能像侠客一样快意恩仇，也不能像死去的战友、同事、朋友一样结束一切痛苦和遗憾，他周身弥漫着无法稀释的孤独。

一个不能死、也不能好好活的人，面对重大变故时作出抉择的内心驱动力是什么呢？这就是夏然这个角色的人格魅力，影片中处处都有体现。

当一切尘埃落定后，夏然成为了英雄，但是夏然过去的心结和疑问并没有完全解开。反而是乐观简单的牧民多杰给了他一个答案。执着于孤独的人，本身可能害怕孤独，却在不知不觉中孤独产生了依赖，对孤独以外的世界充满畏惧，一个人原地画圈，而多杰则没有那么多概念化的认知，想到了就去做，帮助夏然打破了原有的框框，享受孤独与走出孤独并不矛盾。

影片最后，夏然为了抓捕悍匪，孤身一人骑着摩托，踏上了追凶之路，尽管前方风沙弥漫，他却一往无前。正如他对简宁所说的那样：“永远往前看！不要回头看！”

当漫天风沙停止，影片给观众留下的不仅是西部风光的暴力美学，更是对人生命本质的叩问。

漫天风沙中的孤独与救赎

□朱蕾

“陆上的人喜欢寻根问底，虚度了大好光阴。冬天忧虑夏天的姗姗来迟，夏天则担心冬天的将至。所以他们不停四处游走，追求一个遥不可及、四季如夏的地方，我并不羡慕。”电影《海上钢琴师》主角1900平静又笃定的话语，宛如一记重锤，敲在每一个被世俗裹挟之人的心尖。这部影片以其独特的叙事、深刻的主题和动人的音乐，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

《海上钢琴师》讲述了1900从一个弃婴成长为钢琴天才的传奇一生。

1900，这个被命运遗弃在弗吉尼亚号邮轮上的弃婴，一生都未曾踏上陆地。他的生命，起始于这艘船，也终结于这艘船，邮轮成为他的整个世界，而钢琴则是他与这个世界对话的独特方式。他对钢琴的热爱与生俱来，无师自通的琴艺令人惊叹，音乐在他的指尖下宛如灵动的精灵，跳跃、飞舞，诉说着他内心的喜怒哀乐。

1900在船舱的钢铁结构中成长，在甲板的海风里聆听，在钢琴的黑白键上探索。邮轮承载着无数乘客的悲欢离合，而1900则用他的音乐，为每一个漂泊的灵魂奏响慰藉的旋律。他观察着形形色色的乘客，从衣着华贵的贵族到怀揣梦想的移民，这些人短暂地出现在他的世界里，又匆匆离去，唯有他始终如一地坚守在船上。

音乐，是1900与世界对话的唯一方式，也是影片最动人的灵魂。在影片中，音乐成为了连接人与人、人与世界的桥梁，同时也象征着1900内心深处对自由的向往。他的演奏没有固定的曲谱，全凭当下的心境和周围的氛围即兴创作。在狂风暴雨中，他松开钢琴的刹车，任由钢琴在船舱内自由滑动，自己则随着音乐与钢琴共舞，那一刻，他仿佛与自然融为一体，音乐成为了他宣泄情感、拥抱自由的出口。在

与爵士乐鼻祖杰利的斗琴对决中，1900从最初的欣赏到被激怒，最后用震撼人心的演奏彻底征服了对手和观众。这场斗琴，不仅是技艺的较量，更是两种音乐理念和生活态度的碰撞。1900的音乐没有华丽的炫技，却饱含着最真实的情感，直击人心最柔软的角落。音乐在影片中，打破了阶层、语言和文化的隔阂，让不同的人人在旋律中找到共鸣，它是1900孤独灵魂的寄托，也是他给予世界的温暖馈赠。

在这部影片中，1900通过音乐洞察到船上乘客们各自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与复杂矛盾的思想，每一段旋律都像是一个故事，或激昂，或温柔，或悲伤。他在为唱片公司录制专辑时，透过窗户看到了一位气质典雅的女孩，那一刻，爱情的种子悄然种下，他为她即兴创作的曲子，轻柔舒缓，充满了爱意与憧憬，那是他内心深处最柔软的情感流淌。

尽管1900拥有无上的才华和无数的荣耀，但他的内心始终孤独而纯粹。他拒绝上岸，并非是害怕未知，而是他看透了陆地上那个充满无限欲望与复杂规则的世界。在他看来，钢琴的88个键虽然有限，却能弹奏出无限的音乐，而陆地上的世界就像一架拥有无限个琴键的“上帝的钢琴”，让他感到无所适从。这种对纯粹与自由的坚守，使他成为理想和浪漫的化身。导演通过对1900面部表情的细腻刻画，以及他缓缓转身的慢镜头，将他内心的挣扎与无奈展现得淋漓尽致，让观众深刻感受到他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艰难抉择。

当弗吉尼亚号邮轮面临被炸毁的命运时，1900依然选择留在船上，与它一同走向毁灭。这个看似极端的选择，实则是对自由和纯粹的最后捍卫。在他的世界里，船与钢琴就是他的一切，离开了这些，他的灵魂将无处安放。

1900的结局，虽然充满了悲剧色彩，但却有着一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它让我们反思，在这个物欲横流、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是否也能像1900一样，坚守内心的纯粹，不被外界的喧嚣所干扰，找到属于自己的“钢琴”与“船”，在有限的生命里，奏响属于自己的独特旋律。这是影片留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深刻思考，也让这部电影在岁月的长河中，始终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琴键的尽头是彼岸

□孙瑞荣